



流體力學專家：「我確定 我只適合走這條路！」

周逸儒

老師 小檔案

- **系 所** 工學院應用力學研究所
- **專 長** 流體力學、計算數學
- **教授科目** 流體力學導論、工程科學數值方法、流體穩定學、應用數學
- **學 歷**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學士
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土木工程學系碩士
美國史丹佛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博士
- **經 歷** 美國史丹佛大學環境流體力學實驗室博士後研究員
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助理教授
- **現 職** 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副教授
- **榮譽紀事** 香港工程師協會優秀年輕學者著作獎
國立臺灣大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（四度獲獎）
科技部優秀年輕學者獎勵
國立臺灣大學全英文授課教學優良教師
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學術勵進獎
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傑出教師

採訪・撰稿／羊敏丹
攝影／楊文卿



臺大出版中心



「人一輩子其實都在追求自己喜歡的東西，當教授的前提是，你要喜歡做研究，當今天你真的靠做自己喜歡的事情賺錢謀生，這不是很好嗎？」周逸儒懷著感恩心情如是說。

午後無人的臺灣大學舊體單槓場上，周逸儒雙手握住兩公尺高的單槓，一個起身，從黑色緩衝墊躍起，撐起身體重量，直至上半身高過單槓，順利完成一次街頭健身裡的「暴力上槓」動作。他穿著水藍色 Polo 衫、牛仔褲、運動球鞋，熱度稍退的陽光燦爛照亮他身體的一側，人看起來十分爽朗年輕。

喜歡運動、且從事街頭健身近四年的他，散發著一股陽光氣息，即使走在他執教的應用力學館裡，輕盈的步伐仍會不小心被攝影師誤認為學生。不說不知道是研究所教授，教的科目還是許多理工科學生視為天書的「流體力學」和「工程數值方法」，攤開學經歷，臺灣大學生工系學士、麻省理工學院土木工程碩士、史丹佛大學環境流體力學博士，更是亮眼。



■ 周逸儒喜歡運動，接觸街頭健身已經四年多。
(楊文卿／攝影)

快被二一的臺大生 潛心讀書豁然開朗

不過把時光倒流回二〇〇二年，那時剛考進臺大生工系的周逸儒，恐怕沒想到日後會踏上教職。花蓮長大的他，踏進臺大，宛如走進一個新世界，新世界裡的一切都令人眼花撩亂。自稱「鄉下小孩」的他，還覺得身邊「城市小孩」的同儕格外聰明，相較之下，大二快被二一退學的他，根本找不出自己的興趣和定位。

即使如此，眼看著身邊同學一個個懷著「來來來，來臺大；去去去，去美國」的抱負，周逸儒也萌生了留學夢。為了這個夢，他大三開始定下心來讀書，對於以前看不懂的書、修不過的課，突然茅塞頓開，原先混沌的大學生活就這樣在某個奇妙瞬間透進了光亮，豁然開朗。



■ 周逸儒做出街頭健身高難度動作。

(楊文卿／攝影)

他大三下做專題，與初來臺大教書的吳富春教授一拍即合，成為吳富春第一批指導學生中的一員，吳教授則成為帶領他走上研究一途的恩師。

吳富春治學風格認真，在其薰陶下，周逸儒感受到，經由嚴謹的分析、研究設計，便能找到現象背後的邏輯。這種乍然拾得的快樂，很像他初接觸專長科目「流體力學」時的感受；流體力學講求透過理論，並藉由計算、實驗或推導，找出諸多環境現象背後的機制與原理，這讓自小在花蓮七星潭玩耍的周逸儒有所共鳴。他在課堂裡瞥見波浪、海潮等自然現象背後的規則，才發現科學奧妙無窮，以往被視為理所當然之物，就不單單能看能玩，還能預測、分析。學術研究這條路，周逸儒

一開始就走出樂趣。

大四的專題時光，逐漸培養出周逸儒的研究自主性。他回憶說：「我當時都盡量走在他（吳富春教授）前面。」當指導教授提出研究方向後，周逸儒便試著去掌握研究的每個細節，並會試著提出觀點與老師討論，嘗試說服老師往自己推導而得的方向深入研究。

雖然結果時常不如預期，通常是指導教授所下的結論正確，但周逸儒從過程中收穫甚



■ 周逸儒研究室掛的月曆極具科學感，許多圖像與自然景象有關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多，這份積極也在他美國讀書時發揮很大效用。直至現在，他仍然會鼓勵學生走在他的前面，認為如果學生做研究只是在幫老師做事情，成長有限，只有「覺得老師給你的東西是自己的，你就能做到。」周逸儒指導的博士班學生鄭哲榮深有所感，說「進實驗室，便強烈感受到老師要求心態積極，必須要用「比較高規格的標準來要求自己」。

學術路曾轉彎 摸索確定心之所嚮

大學後半期的專注與認真，讓周逸儒如願申請上美國麻省理工碩士班，通向研究的路途看似更加敞亮，但回想就讀麻省理工第一學期，周逸儒坦言「不是很愉快」，因為他「試了件不喜歡的事情」。

原來，當時的他欣喜出國美夢成真，不過研究生涯要在學海何處定錨、往哪個領域鑽研，卻完全沒頭緒。聽從師長建議，選擇環境工程裡偏化學的實驗室，然而出外採樣採了一個學期，每個週末都在學校圖書館讀到半夜，天寒地凍中再踏雪回宿舍，在那段愈高壓愈認真的日子裡，周逸儒終於發現自己並不適合化學研究領域，喜歡邏輯、動腦分析，不喜歡動手做實驗的他，對數學熱愛遠遠超過其他學科。

那個學期過後，周逸儒決心更換研究領域，他說，「我確定我只適合走這條路！」便一心一

意走向需要數值計算的工程領域。爾後博士班指導教授 Oliver Fringer 更是身教如風。如果說大學時的吳富春老師是帶他走入學術殿堂的啟蒙恩師，他從 Prof. Fringer 身上則學到了在學術的路上永遠保持熱情的心，與善良的待人處世態度。這兩位重要恩師的嚴謹治學，至今都影響著周逸儒在研究工作上的態度。

一晃眼十多年過去，從麻省理工學院、史丹佛大學，再回到臺大，周逸儒的學術路，從講台下走到講台上，始終不變的就是對於計算的熱愛與專注。

這份熱忱如今轉化為教學的用心與細緻上。周逸儒教學一律採板書，希望學生透過手記板書的形式，將知識深刻「輸入」腦海；他常常一邊寫公式的推導過程，一邊用說故事的口吻，娓娓道來前人推出公式背後的動機。他希望學生無痛理解艱深力學、數理定律的同時，也培養一份敏銳的問題解決意識。

如今教學方式多元，難道都沒有想過調整嗎？周逸儒笑著說，九年來「教法都沒有變，唯一不一樣的是，我講得愈來愈好



■ 受大學與博班教授的薰陶，周逸儒（左四）教學認真，指導嚴謹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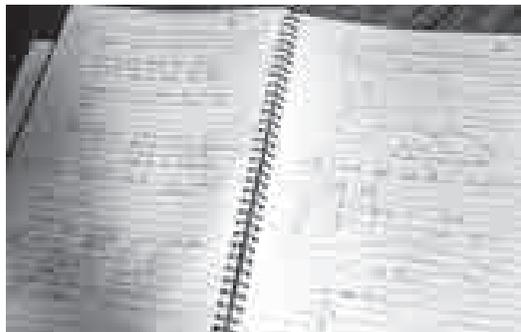
了。」他拿起筆記本，翻開內頁都是數學式子，說在上課前一天，自己都會再看一次筆記，從頭再將公式推過一遍。這樣用心來自於熱愛，「我講的就是我每天在想的東西，就是我這幾年來接觸的東西、喜歡的東西，每一年教課都對我有新的啟發，所以一定會讓我潛意識地想講好（課）。」周逸儒說。

周逸儒的博士班指導學生邱德耀，就肯定周逸儒上課「會把觀念講得非常清楚」，今年從應用力學所碩士班畢業的莊婷筠則直呼老師的課「講重點」又「循序漸進」。

研究指導上的嚴師 生活中的大學長

談及指導研究，周逸儒自認很嚴格，不是很有耐心，尤其在「要結果（研究結果）的時候」。邱德耀提到，老師非常熱愛研究，幾乎每天都來學校，需要和學生討論研究時，常常一通電話從二樓研究室撥上三樓實驗室找人，學生不得不繃緊神經。

嚴格歸嚴格，周逸儒始終堅持若有責備，絕對要「對事不對



■ 周逸儒（左三）私下與學生相處親和融洽，像學生的大學長。（周逸儒／提供）

■ 周逸儒教學用心，上課前都會複習自己的筆記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人」。此外，鄭哲榮、邱德耀與莊婷筠一致認同，每次討論都很張弛有度，因為周逸儒常能在學術討論裡自由切換話題，偶爾與學生聊個近況、分享件趣事，氣氛活絡一些後，再迅速而不突兀地帶回研究話題。

周逸儒年輕爽朗，在研究上是嚴謹的教授，在生活裡卻很能跟學生打成一片。邱德耀回憶道，周逸儒常常在實驗室聚餐後，還和學生續攤，有一次與學生到泡沫紅茶店打撲克牌，玩到晚上十一、二點；鄭哲榮也說周逸儒沒有距離感，「覺得只是大你幾歲的學長」。

把挫折當收穫 飽含熱情 心懷感恩



■ 熱愛研究的周逸儒樂把學術上的挫折當收穫。
(楊文卿／攝影)

這次獲得教學傑出教師的殊榮，周逸儒謙虛表示感謝學生對他教學、指導上的肯定，但教書是大學教授的本分，本來就要顧好，他自己更享受學術研究。他抓著腦袋笑說，遇到學術上的困惑，「我會一直想一直想，有時候會想到睡不著。」

這麼熱愛學術研究的周逸儒，研究路途有遇過挫折嗎？他語氣從容，笑笑說「其實還好啦」。他認為，也許人生遇到過挫折，但學術之路，思維是照著邏輯走，即使遇到艱深問題，過去受過的

訓練所養成的思維邏輯也能告訴自己可不可以解決，若可以解，那份自信就能持續帶領自己努力去克服；若不可解，那也是一種收穫，一種完成。「把遇到的挫折當作收穫，就不會覺得挫折了。」此言此語，也映照了他就讀麻省理工第一學期的感想，至今他仍歷歷在目：冬夜裡，他走在美國東岸校園，凌晨兩、三點從圖書館走回宿舍，雪積得很厚，每踩一步都要花更多力氣拔腳踏出下一步。那樣的日子裡，他慢慢堅定了自身所愛，毅然更改研究方向，但也從不覺得是「浪費時間」。

他有感而發，只要認真嘗試過一件事情，知道不是心之所嚮，就是一種收穫；也因為親身見證過他處風光，更加深刻對照出自己所愛的風景為何。從那時至今，他一直持續專注在喜歡的領域上，成為一名大學教授，走自己的學術路，且飽含熱情。

「人一輩子其實都在追求自己喜歡的東西，當教授的前提是，你要喜歡做研究，當今天你真的靠做自己喜歡的事情賺錢謀生，這不是很好嗎？」周逸儒懷著感恩、心情如是說。



■ 周逸儒與家人的合照。

(周逸儒／提供)